

principles becomes
 not European are
 without a religion. It
 contain an orderly,
 for so many centuries
 the world has been
 in the Chinese does
 indeed that in the
 doesn't consist in
 "prudence" in the
 view: in conviction
 seeking any reward,
 for a paradise;

傅雷著译全书

第十四卷

三其、坦白、欣赏、要苦、要
 译者：不是前例，是之时的
 家、国、人、性、学、读、音、等、
 一、便、向、他、的、才、能、C、Y、译、者
 这、不、好、教、家、家、族、生、活、起、来
 这、就、是、教、家、人、中、开、通、三、五、
 但、那、也、是、此、道、系、上、感、情、上
 这、替、代、之、要、了。做、人、是、要、必
 再、说、一、遍、，、别、说、会、开、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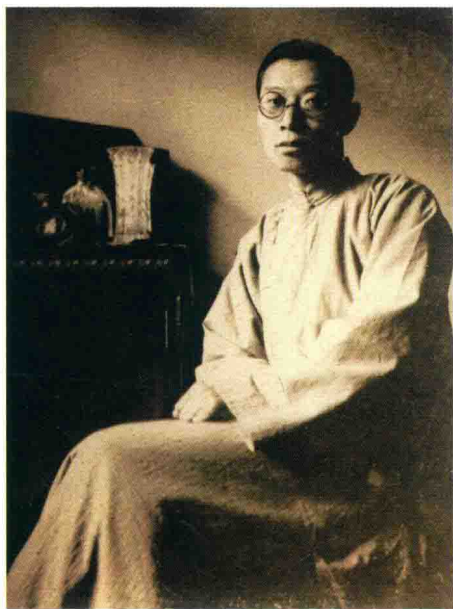
傅雷著译全书

第十四卷

傅敏 主编



傅雷夫妇喜庆聪儿诞生合影留念(一九三四年春)



傅雷在上海寓所(一九三四年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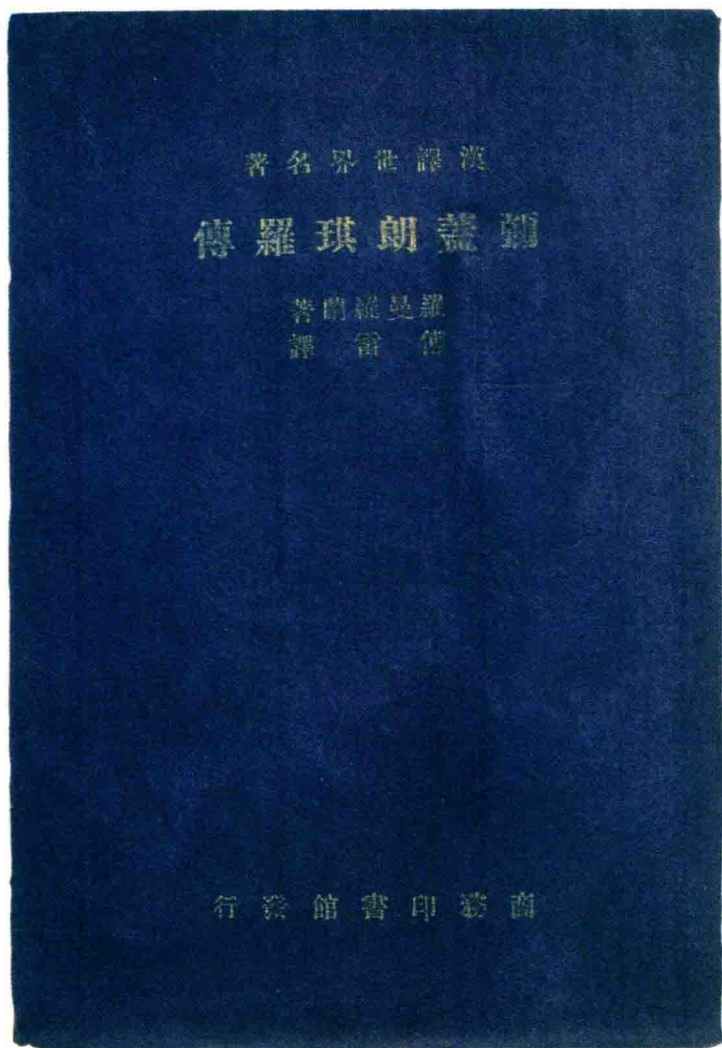


譯雷 傳 著蘭羅曼

傳芬多貝

神精其及品作的芬多貝：著者譯附

罗曼·罗兰《贝多芬传》初版本封面
(封面设计庞薰琹)(一九六四年四月骆驼书店)



罗曼·罗兰《弥盖朗琪罗传》初版本封面
(一九三五年九月商务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31431.2)

漢譯世
界名著
彌蓋朗琪羅傳一冊

La Vie de Michel-Ange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

本書減去售價一角

Romain Rolland

原著者
譯述者
傅雷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朱

五三二上

大

罗曼·罗兰《弥盖朗琪罗传》初版版权页
(一九三五年九月商务版)



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初版本封面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商务版)

第十四卷出版说明

本卷主要收辑傅译罗曼·罗兰《贝多芬传》(一九〇二)、《米开朗琪罗传》(一九〇六)和《托尔斯泰传》(一九一一)。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一八六六—一九四四),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论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这三本“名人传”与《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九〇三—一九一二)写于同一时期,论者认为对作者塑造克利斯朵夫这一形象,颇有借镜与启发之处。

《贝多芬传》初译于一九三一年春,后节录精要,改称《贝多芬评传》,发表于一九三四年第一期《国际译报》,今特予录存,或可便于傅译爱好者对照研究。《贝多芬传》于一九四二年“全部重译”,由骆驼书店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出版。

《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译于一九三四年,分别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和十一月,由商务印

书馆出版。傅雷先生对早期译作，从不满意，生前未曾重版。

此外，本卷收录了傅雷先生于一九三二年翻译的《米开朗琪罗情诗》，以及一九五五年翻译的罗曼·罗兰《古代音乐家》中之一章——《论莫扎特》。

上述译著，现均据辽宁教育出版社《傅雷全集》第十一卷，以及华文出版社《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二〇一三年版校订排印。一些常用的人名、地名、曲名，和一些音乐术语，均根据先生后期的译法或现行的译法，加以统一；音乐文献方面亦根据《新格如夫音乐大辞典》作了校订。对个别的文字误植也作了校订。

本卷目录

第十四卷出版说明

罗曼·罗兰

贝多芬传 / 1

附

贝多芬评传(傅雷 编译) / 99

论莫扎特 / 117

米开朗琪罗传 / 141

附

米开朗琪罗情诗 / 293

托尔斯泰传 / 295

附

托尔斯泰遗著论 / 459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回响 / 468

托尔斯泰逝世前二月致甘地书 / 485

托尔斯泰著作年表 / 489

罗曼·罗兰

贝多芬传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

(译者录)

译者序

惟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惟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惟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由于贝多芬的启示。

我不敢把这样的启示自秘，所以十年前就移译了本书。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对读者该有更深刻的意义——由于这个动机，我重译了

本书。^①

此外，我还有个人的理由。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轻的一代之外，我不知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表示感激的最好的方式，是施予。

为完成介绍的责任起见，我在译文以外，附加了一篇分析贝多芬作品的文字^②。我明知道是一件越俎的工作，但望这番力不从心的努力，能够发生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九四二年三月

① 这部书的初译稿，成于一九三二年，在存稿堆下埋藏了有几十年之久——出版界坚持本书已有译本，不愿接受。但已出版的译本绝版已久，我始终未曾见到。然而我深深地感谢这件在当时使我失望的事故，使我现在能全部重译，把少年时代幼稚的翻译习作一笔勾销。

② 本版未收入。

原 序

二十五年前，当我写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时，我不曾想要完成什么音乐学的著作。那是一九〇二年。我正经历着一个骚乱不宁的时期，充满着兼有毁灭与更新作用的雷雨。我逃出了巴黎，来到我童年的伴侣，曾经在人生的战场上屡次撑持我的贝多芬那边，寻觅十天的休息。我来到波恩，他的故里。我重复找到了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们，就是在我到科布伦茨访问的韦格勒的孙子们身上，重又见到了当年的韦格勒夫妇。在美因兹，我又听到他的交响乐大演奏会，是魏因加特纳指挥的^①。然后我又和他单独相对，倾吐着我的衷曲，在多雾的莱茵河畔，在那些潮湿而灰色的四月天，浸淫着他的苦难，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悲哀；我跪着，由他用强有力的手搀扶起来，给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行了洗礼^②；在他

① Weingartner Felix(一八六三——一九四二)，系指挥贝多芬作品之权威。

② 罗曼·罗兰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初数卷的事实和主人翁的性格，颇多取材于贝多芬的事迹与为人。且全书的战斗精神与坚忍气息，尤多受贝多芬的感应。

祝福之下，我重又踏上巴黎的归路，得到了鼓励，和人生重新缔了约，一路向神明唱着病愈者的感谢曲。那感谢曲便是这本小册子。先由《巴黎杂志》发表，后又被贝玑^①拿去披露。我不曾想到本书会流传到朋友们的小范围以外。可是“各有各的命运……”

恕我叙述这些枝节。但今日会有人在这支颂歌里面寻求以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渊博的著作，对于他们，我不得不有所答复。我自有我做史家的时间。我在《韩德尔》和关于歌剧研究的几部书内，已经对音乐学尽了相当的义务。但《贝多芬传》绝非为了学术而写的。它是受伤而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在苏生与振作之后感谢救主的，我知道，这救主已经被我改换面目。但一切从信仰和爱情出发的行为都是如此的。而我的《贝多芬传》便是这样的行为。大家人手一编地拿了去，给这册小书走上它不曾希望的好运。那时候，法国几百万的生灵，被压迫的理想主义者的一代，焦灼地等待着一声解放的讯号。这讯号，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了，他们便去向他呼吁。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仿佛弥撒祭中唱《神之羔羊》^②时的教堂——谁不记得那些痛苦的脸，注视着祭献礼，因它的启示而受着光辉的烛照？生在今日的人们已和生在昨日的人们离得远远了。（但生在今日的人们是否能和生在明日的离得更近？）在本世纪初期的这一代里，多少行列已被歼灭：战争开了一个窟窿，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失了踪影。我的小小的《贝多芬传》保留着他们的形象。出自一个孤独者的手笔，它不知不觉

① Charles Péguy（一八七三——一九一四），法国近代大诗人，与作者同辈，早死。本书全文曾在贝玑主编的《半月刊》上发表。

② 译者按：此系弥撒祭典礼中之一节。